



(明慧记者悉尼报道) 3 月 6 日中午，澳大利亚首家天梯书店

在悉尼市中心的著名书局大楼 (Dymocks Book) 隆重开张。这是全球第三家天梯书店——法轮功书籍专门店。

澳大利亚天梯书店副董事长、古玩收藏家戴美玲女士，纽省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乐，纽省多元文化机构副主席吴先生，悉尼知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Steven Sim 等上台致贺词，并共同主持了开张剪彩典礼。

李洪志先生所著《转法轮》享有“上天的阶梯”美誉。始建于 2007 年的天梯书店，致力于开设法轮功书籍专门店，专门提供各语种《转法轮》和种类齐全的法轮功书籍、DVD/CD 等音像制品及法轮功讲座等，故取名为“天梯”。目前除新开张的首家澳大利亚天梯书店之外，还有美国天梯书店、加拿大天梯书店和网络天梯书店。

公开渠道 方便之门

在开幕典礼上，天梯书店副董事长戴美玲女士感谢众多嘉宾到场。她说，在中国大陆，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曾经是九七年的畅销书。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就禁止人们阅读法轮功原著并销毁了大量的《转法轮》，从那之后人们无法在中国通过公开渠道

澳大利亚首家天梯书店隆重开张



找到法轮功书籍。

纽省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乐在致词中介绍说，全球首家天梯书店是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为希望正面了解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的公众提供法轮大法原著和音像资料，帮助现代人理解传统修炼文化，理解“修”与“炼”的内涵。相信这家开办在悉尼的天梯书店将给喜爱修行和了解东方传统文化的澳洲人开辟方便之门。

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

纽省多元文化机构的副主席吴先生表示，自己了解法轮功团体已经 10 年了，法轮功社团对社会作了很多贡献，“我知法轮功学员是好公民，为社会提倡义务服务，带来了精神修炼的文化，我们非常感激。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向澳洲介绍自己的文化。我们希望你们成果丰硕，澳洲社会感谢你们的贡献。”

悉尼知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Steven Sim 先生则表示，“我没遇到过比法轮大法修炼者更善良的人，我支持你们信仰真善忍的权利。听说天梯书店开张，我太高兴了。而且天梯书店就座落在澳洲最著名的书局大楼，天梯书店的意思真的就象一个通向天堂的金色阶梯。我希望有很多人来了解和学习法轮大法。” ◇

国内被洗脑 国外被起诉

(明慧记者采访报道) 来自中国天津的游客，现年 20 岁的贾乙超 2 月中旬袭击巴黎“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一案 2 月 24 日下午在巴黎大事法庭再次开庭。原告成先生单方面出庭，被告人贾乙超在没有任何说明的前提下没有出庭受审。法庭对被告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被告 8 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被告需向法国政府缴纳 1 千欧元的罚款，并另外预付 1 千欧元的赔偿金给受害人成先生。



■ 行凶者贾乙超 (图片：受害者成先生提供)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2 月 15 日，法国“退党服务中心”成员成先生在埃菲尔铁塔附近遭到一群中国大陆游客辱骂，其中一人用大石头向成先生行凶。成先生头部被砸出五厘米长的伤口，险些伤及眼睛。该凶犯又踢倒播放录音的音箱，掀翻摆放资料的桌子，随后被赶到的法国警察逮捕。据在场另外两位“退党服务中心”成员表示，凶犯行凶后，几个一起辱骂“退党服务中心”成员的游客企图夺下他们手中的摄像机，并把他们的手机

抢走摔在地上。

次日下午，巴黎大事法庭开庭审理此案。法官当庭宣布，要被告当场交出护照，本应在当日返回中国的被告在下次开庭前不得离开法国领土、不得再去事发现场附近、不得以任何方式接近受害人、不得与受害人联系、不得与当日开庭时他的中法文翻译联系等。

行凶者的亲属表示，贾乙超是一名天津大学的学生，因为在国内看过很多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负面报导才会如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在众目睽睽下行凶。

凶犯亲属也曾提出私了的要求，但成先生认为此事涉及中共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群体的仇恨，而不仅仅是个人受到暴力攻击的问题，情节严重，因而向法庭提出了诉讼。

成先生表示：“我们这次活动是有申请的，因为这里是自由社会，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正义的声音让他发表出来的，是不允许被中共邪党那套东西硬压制下来，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后，我觉得一定要起诉他，要让他绳之以法，让我们的年轻后代懂得，犯了法要治罪的，要远离邪党，不能受邪党的欺骗，不是说修炼人就可以任意迫害，那不行的，那是有罪的。”

虽说这个凶犯是因受中共谎言宣传欺骗才做下错事，可是如果在民主自由的法国都敢如此行凶，(接下页)

（接上页）那在中国又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成先生说：“我们都知道在国内，江泽民所宣传的打死法轮功算白打，打死算自杀，造成中国国内仇恨起来的人无法无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以为法轮功可以任意宰割，把这套东西搬到国外来，所以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制止。”

在2月24日第二次开庭时，法官听取了原告成先生和他的辩护律师莎晒（Claire Sachet）的陈述。而被告律师在审判的全程中始终保持沉默，并未做任何辩护。庭审结束后，原告律师针对这次法庭宣判的结果说：“因为被告在法国没有司法记录，因此不能直接监禁，但是8个月的徒刑缓刑执行，已经是很重了。此外，被告还要向法国政府缴纳1千欧元的罚金，并且预支1千欧元给受害人成先生作为补偿，剩下的赔偿金要由法庭指派的医生专家对受害人验伤后再决定数额以及进一步判决。”

法庭同意受害人辩护律师的要求：任命专家，对成先生的伤势及其未来影响做出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对被告做出进一步判罚。鉴定报告当于5月7日前递交，其后还会有几次开庭，所以24日并未结案。据了解，法国法律规定，打人致伤超过8天不能工作者即属于犯罪，而医生给成先生开出了10天不能工作的证明，表明伤势很严重。2月16日首次开庭时，被告方曾提出贾乙超有看心理医生的记录，试图以此开脱罪责；24日第二次开庭时，并没有考虑这个说法。莎晒律师在判决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贾乙超并没有被专家认定没有正常思维能力。另有消息说，贾乙超是大学该年级中共党支部成员。

著名中国作家、法学家袁红冰教授指出，“这件事应该是一个很恶劣的事件。它说明中共暴政所培养出来的这些所谓大学生，所谓知识分子已经从根本上背叛了

知识就是美德这个古训，他们原则上已经沦为中共暴政的一个政治工具。而他对于一个反对中共暴政的老人，能够用这样一种凶残的兽性的方式来对待，说明整个中共的教育正在塑造新的一代人格，这种人格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在中共暴政面前的彻底的奴性化；另一个是对反对中共暴政的人的所谓的阶级仇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仇恨理论已经成功地被中共暴政灌输到像这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代新的年轻人的头脑里，这对中国是一个最深刻的伤害。”

袁红冰教授认为，现在正在全球不断由法轮功修炼者所推动的“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的运动已经对中共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威胁。所以它们的政治奴隶，就像这个大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奴隶才会对推动退党运动的这位老人表现出如此疯狂的仇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个体对一位老人施暴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它一方面说明了中共暴政的疯狂，另一方面说明退党运动在中共暴政的内部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法国“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常年在巴黎著名景点——埃菲尔铁塔附近设立展板，播放广播，揭露中共迫害百姓的事实，劝说中国游客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每天都有数十至上百中国人在此办理三退手续。

【明慧网】小金真几岁时就与其他孩子不一样，脾气暴躁，淘得没边，在幼儿园里，把小朋友的毛巾一个个扔在地上，挨个踩一遍；小朋友蹲在厕位上，他给推下去，得他先上完；每天都打小朋友，还咬人。进一个幼儿园不要他，再进一个幼儿园也往出撵他。

小金真的妈妈是老师，可采取很多办法都没能改变儿子。孩子挨了不少打，妈妈流了不知多少泪。小金真的爷爷奶奶也都是有文化的人，一家人都为这个孩子发愁，苦不堪言。

现在小金真上小学一年级，在学校横冲直撞，打仗、骂人，偷自家的钱，逃学，从没见过他把卷子带回家过，学校经常找家长，让领走孩子，谁也教不了。今年小金真就要上二年级了，越来越不像样了，也无法再在那个班级呆下去。

小金真的妈妈只好找正好教一年级的一位同事，收下了他。而小金真果然“名不虚传”，上课随时起来练拳；渴了就喝水；把橡皮弹出去再捡回来；直截了当告诉老师别管他学习；做卷子连名字都不写就扔书桌上；下课铃一响，没等老师讲完课，他跑出教室，老师批评他，他握起拳头，咬牙切齿，跟老师喊，还骂、打老师，有两节课因老师批评，他故意大声哭一堂课；学生不跟

谁都往出撵的孩子变了



他玩，他就打、骂，有一次竟在操场给同学下跪，求人家跟他玩，可跟他玩了又打人。

学校领导、其他老师都说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对小金真实在没信心，让她妈领走。可小金真真幸运，他的班主任是炼法轮功的，不愿放弃他，每天让他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给他讲修炼的故事，还给他声明退出少先队，不戴红领巾了。

不到两个月，小金真变了，上课多数时间都能听课，每天的学习任务都能完成，还能领同学读课文，学的生字记住95%，放学回家先写作业，上课练拳头的现象没了，爆发性的生气消失了。现虽说有时还打人，但与原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小金真的变化震动了全家人，他奶奶见了班主任就说：“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哪！”班主任总告诉她们：“感谢法轮大法吧，是大法救了小金真。”

现在小金真的妈妈也每天跟孩子一起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他的班主任希望更多的孩子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退出少先队组织，有个美好的未来。◇

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的黑暗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四日】（明慧通讯员辽宁报导）下面是一位二零零八年二月被绑架到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女所迫害两年的法轮功学员，目睹了中国劳教所里的罪恶。这位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里历尽了重重苦难，身心饱受煎熬。

一. 强制性劳动——做奴工产品，生活极差，劳动强度超大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这里有三个大队，一二大队是普教和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三大队是被所谓的“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一大队的主要负责恶警是尤然、张宇等人；二大队的主要负责恶警是由任怀萍、王淑征、任红赞等人组成；三大队的主要负责恶警是由张环、张卓惠等人组成。

一二大队的劳教人员被强迫做奴工产品——制服，剪刀、缝纫梭芯都是自己买，安排的任务总是紧紧张张的才能勉强完成，如有意外故障没完成就挨打和挨骂或者加期，有时忙的没时间上厕所，一天十来个小时，有一次有一个人在车间没上厕所，憋到生活区去上厕所。结果那里的厕所被锁上，憋的没办法尿了裤子。

在劳教所里，吃的是玉米馒头，有生的、有变味的、有的比石头还硬。一个星期吃两顿米饭，同样有生的、有硬的、不能吃的。不管什么菜都用水煮，没有一点油。这里的人都靠家里寄钱来养活自己，每月至少要三百元来维持。要是遇到哪里来检查，就把大家买的吃的东西全部收走。一年四季喝冷水、洗冷水，两年来我只洗了三次热水澡。

二. 经济上极力盘剥——乱收费（本子，餐具），索贿

生活区、食堂和车间所有做卫生的工具是大家买。本来大家有自己的洗漱用具，警察为了搞钱，说生活用具不统一影响美观，要大家全部换掉，重新买他们的，原来的都收走当废品卖掉。后来买的走时还不能带走，再卖给以后进来的人。还要做所谓的作业，即思想汇报。一个本子一元，一个大队一百多人。一个月下来可想而知，做完的作业本又当废品卖。

有到期的，她们觉得人手少了，就到北京买被劳教人员。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就买了五批，每批五十多人，每人八百元的生意。马三家劳教所是地道的黑工厂，人家黑工厂还不写思想汇报，不站队，不报数，这里真是连黑工厂还不如！

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马三家，首先到三大队进行强行转化，买她们制定的统一制服，夏、冬各一套，共一百元，衣服上要戴上劳动所牌子。当时有个黑龙江的年轻法轮功学员林东宏不配合，几个“帮教”和一个恶警把她连扯带拉拖走，好几天没带回来，也没洗漱，有人问此人到哪里去了，“帮教”就说“这事你们不用管”，过了好几天有几个人帮她收拾行李和生活用品，搬到别的房间去了。当时发现她原来红光满面的容颜变得苍白憔悴，走路一拐一拐的，无精打采。由于她坚信大法 and 师父，拒绝转化，过了一段时间就打入普教一大队。

还有个法轮功学员是从北京“买”来的，她家境优裕，乐善好施，没被劳教前回老家的時候，乡村的邻居和朋友，有什么困难找她帮忙，总是几千几千的帮助人家，还给当地修了很长的一段公路，人人都说她是个大好人。可是由于她坚信师父，拒绝转化，也被关进了一大队。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二十日她绝食抗议了一天，但同样到车间出工，同时也有喊“法轮大法好”的口号。恶警尤然，张宇等人把她迫害成神志不清，不但给治疗，而且还不允许在屋里休息，每天有几个犯人劫持着到车间。

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是绥中县人，在修炼前全身是病，得法后身体一身轻。几年前被绑架到马三家劳教所劳教了两年。由于拒绝转化，又下到普教三队，由于奴工强度大，时间长。食堂的饭连动物吃的都不如，家庭经济困难，身体的病又翻出来了，行走困难，劳动不了。好几次昏倒在地，她同狱警说明自己情况，可是恶警任怀萍却恶狠狠地

指着她说：“你这是装的，你以为象上次一样放你回去，没门。你死了那个心吧！”过了好几天又把她拉出去用刑，回来时人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她的头发被恶警拽得乱七八糟，身上很多伤痕。以后出工由二人劫持到车间，吃饭时靠别人喂，每天吃的就是菜水泡玉米面馒头，有时吃不了往外吐，见如此情况，另外一个恶人就拿出一支笔来横放在她的嘴上，一人往嘴里灌，另一人就往里塞。喂到一半，掉了一地的残渣，恶人就说“你不配合我们，让我们不好过，我就塞死你”。她现在瘦得就剩一副骨架，处境非常艰难。

法轮功学员赵仁花由于不配合邪恶，拒绝转化，也被关进二大队。由于年岁较大，不能上机台，就安排做几个人的班剪，也就是为机台手服务。按理说机台手做的服装是否合格，与班剪没有关系，可是这位机台手不太聪明，所以做的衣服质量不合格。当时尤然是队长，就栽赃到她头上来，把她叫到库房连续打了十几个耳光和嘴巴。她的耳朵被打得嗡嗡作响，嘴巴被打得几天都吃饭困难。大家都叫她去找中队领导讲道理，之后她就找到了中队的指导员任怀萍，可是任怀萍听完情况后，气势汹汹地大声吼道：“碰一下，多大个事，下回再碰到我手上，我还要打！”尤然知道后，又多次找借口无故踢打她。

再说恶警尤然，是个贪官污吏，那里的普教犯人为了自己的减刑和劳动轻松点，都给她送钱和礼物，有个姓王的犯人说：她有七个月，每月送五百元钱给带工的恶人马桂梅。当时马桂梅是尤然的伙伴。而我们法轮功学员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要做好人，做世界上最正的人，抵制一切不正确的现象，不助长这些歪门邪道不正之风。尤然却看在眼里，仇恨在心，就不让法轮功学员向家里人打电话和写信，有的一年多没有打电话，有的几个月不让打电话，有的连过年也不让向家里打电话。而且安排的奴工活是最苦，最累，还经常找茬子加期。

被尤然打过的法轮功学员有李阁、王金凤、徐小燕、赵仁花、赵淑云、崔国华、常学玲等人。

父亲对我向来是很严肃的，有着知识分子干部特有的拘谨。我从小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因此，我跟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少主动找他说话。在他人眼里，父亲说话虽不多，却很有份量。

父亲是位高级讲师，也是一位老中共党员，又有一定的职务，经历过文革，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看马列毛的书很多，也看时事报刊，看得很认真，看完后常常沉默。后来他说话越来越少了，偶尔说几句，常叫人颌首，对社会的分析和看法往往是一步到位。但他不常说，说时很注意场合和分寸。大家都认为父亲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我九八年刚接触法轮功的时候，父亲并未表态，他对我好象从不关心似的。一天，父亲问我：“小玉，还在炼法轮功吗？”我回答是。他停了一下说：“你这孩子，简直是没长脑筋，法轮功迟早会出事，别炼了。”我当时不知道父亲说这话意味着什么，父亲也从没这样对我说过话，看来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后来听妈妈说父亲把《转法轮》看了一遍，说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但是里面涉及到了有神论、无神论的领域，那对中共来说是政治斗争啊，法轮功将来恐怕会吃亏的。果如其言，一年后中共便掀



起了非法镇压法轮功的运动。

父亲忧心忡忡地命令我把法轮功的书籍都收起来，一再告诫不要参与任何活动，要注意安全。并以他的人生阅历反复重申：共产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世界上再强的势力见了共产党也怵头，对老百姓从来不讲情面。最后他用非常凝重的语气说：“闺女，共产党是不认爹和娘的东西，天底下它最大，也最……”我向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郑重其事过。但是，我没当回事，我就是要坚持修炼法轮功！

中共的谎言一次又一次地大肆诽谤师父和法轮功。我和炼功的朋友相约去了北京上访。

我离家时没和父母打招呼，只留了一个小纸条。后来听妈妈说，从知道我去北京，爸爸就整天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发愣，有时是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下去，一连几天不思寝食。妈妈安慰他说：“小玉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没做什么坏事，不会有什么事的。”父亲象没听到似的，只是沉默着。听说我被押回来关在了看守所，他就四处托熟人找关系，最后算是把我弄了出来。

当我站在离别数日的家门口时，父亲只是轻轻说了声：“哦，回来了。”转身去了厨房。看着他竟然有些佝偻的身躯和满头的白发，我的眼泪禁不住掉了下来。

饭后，父亲示意我坐下来，我意识到他

要教训我了。出乎我的所料，父亲的态度很是和蔼，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说政府的每次运动除了整人还是整人，整的还都是好人。这次整法轮功来势凶猛，帽子越扣越

大，是想把法轮功置于死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跑到北京去上访，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你能活着回来那真是命大啊……虽然父亲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但这次我却感觉出他对我的担忧和牵挂。

直到后来我读完《九评共产党》一书才恍然大悟。父亲一生研究马列，到了晚年却不问政治，一心理头下棋和垂钓，原来他早已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了。于是我赶紧拿了一本《九评共产党》放到他的床头。父亲读完后很兴奋，感慨地说：写得真好，句句都是事实。法轮功真不简单，一下就点中了共产党的死穴。

我向他说退党的事，他很高兴地就同意了。◇

诗词：心境如莲

文／万古缘

忘我轻似燕，心净美如莲。
身在红尘里，不为私己烦。
笑对常人事，清风也香甜。
不为情所累，不为欲所缠。
不为名所惑，不为利所拦。
大法行所依，大道天所连。
佛性出正念，慈悲无暑寒。
梅开不争艳，只把春讯传。
松在高山上，更显山翠然。
圣徒胸宽阔，能容大宇寰。
苦难炼金体，风雨洗愁颜。
逆境金不换，逍遥坐法船！



修炼人看世界：走出悲观

悲观是一种负面情绪，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人的思维定势，它让人的生活中缺失希望，布满灰暗。

以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婆婆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卖帽子，一个儿子卖雨伞。每到下雨天，老婆婆便担心卖帽子的儿子挣不到钱；阳光明媚的天气，老婆婆又担心卖雨伞的儿子挣不到钱，总之这位老婆婆经常是忧伤的。

其实看看我们身边，不乏老婆婆这样的人。有些人习惯于这种负性思维，却不自知。无论遇到什么事，他总是看不好的那一面，畏畏缩缩，裹足不前，最终一事无成。他还以为他很聪明，觉得避免了许多麻烦，却殊然不觉，同时他也失

去了很多机会。因为宇宙间有个相生相克的理，古人也讲“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很多时候，当你穿越了困难，才能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做事之前，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些有利于成功的因素呢，这样，我们会变得乐观，变得百折不挠。

转变这种负性的思维习惯，给自己多一些希望，让世界多一份光明。◇

